

# 今日之偽蒙古人民共和國

廖 淑 馨

受國際共產黨煽惑，在蘇俄全力扶植下獨立的偽蒙古人民共和國，自一九二四年獨立迄今已有四十八年。在外交上它不僅受到蘇俄的牽引得以混入聯合國，並與六十多個國家建有「邦交」；在經濟上，自一九六二年加入了共產主義社會國家的經濟聯盟組織——經互會（CEMA）後，在其兄弟共產國家的大力協助下，向外宣傳它已是一個由農工化邁入到工農化的國家；在軍事上，由於地處匪俄緩衝地帶，其軍事戰略地位仍非常重要，匪俄雙方在此並未放鬆能多得一分就得一分的踰越妄想，在政治上，偽蒙古人民革命黨為其唯一的執政黨。偽蒙今日之「進步」，是蘇俄全力援助，用來展示在樹窗中，作為引誘一些落後國家的手段。

## 壹 黨務與政治

基本上完全是蘇俄共產黨翻版的偽蒙古人民革命黨（MPRP），自一九二一年受蘇俄扶植建黨以來，迄今已有五十多年的歷史，黨員人數由當初的一六四人，迄今已增至五八、〇四八人（一九七一年六月第十六屆偽黨大會的統計），擁有二千多個支部，並與近乎六十個兄弟共產黨以及革命民主黨，有着密切的關係。若按其黨員社會成份來區分，工人成份的黨員占全體百分之三〇，農業合作社社員占百分之二〇・四，職員同知份子占百分之四九・六，所以由其黨員成份看來，該黨仍然是小資產階級的黨。至於女性黨員人數所占比例，於一九六六年占全黨員的百分之一五・四，一九七一年增為百分之二一・六①，此說明過去婦女保守的傳統習慣逐漸在沒落中，但亦未嘗不是由於婦女黨員深受傳統教育的薰陶，基本上較為柔順、服從而易於統治，因而大量吸收之故。

最近五年新入黨的黨員，計有一二、三六六人，其中工人、牧民、國民經濟部門中工作之各種專家占百分之六三・六，而且以二〇至三〇歲的青年

今日之偽蒙古人民共和國

占大多數，計占其中百分之六三。其黨員的素質似有改善。

偽蒙古人民革命黨自成立以來，為清除所有的民族主義份子和右傾份子，不斷地發生清黨事件，如：一九六二年九月偽黨中央政治局委員鐵木耳（Tomor-Ochir）以及一九六三年位居部長會議主席之次的程德（Tsende）遭受清算；又一九四三年偽黨曾換發黨證，至一九七〇年下半年再次換發黨證，據此可以說明偽黨在第十六屆黨員代表大會之前又發生清黨與整肅運動，以加強其黨內控制。

一九七一年六月開始，偽黨內人事又發生大幅度的異動，六月間的第十六屆偽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選出了八十三名中央委員會委員，五十五名候補委員以及二十一名中央審核委員會委員②。正式委員中有五十八名是連任的，十二名為由候補委員中提升的，十三名是新任委員。由候補委員擢升之中央委員會委員，包括有：最高法院院長、軍事參謀長、公共安全部第一副部長（掌管軍警）、高級黨校校長、對外經濟關係國家委員會主席、教育部部長、國防衛指揮部主席，新聞、廣播、電視國家委員會主席。被淘汰的十三名委員中有四人已死亡，二人被選為偽黨中央審核委員會委員，其中之一為中央工業合作會議主席，另一為森林及木材工業指揮部主席③。五十五名的候補委員中，則有三十二人是新任的。

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舉行的偽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中，討論對內外政策，經濟與教育組織等提案外，並通過扎蘭阿扎布（Samplyn Jajanaajav）為偽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及中央委員會書記；其新聞、廣播、電視國家委員會主席一職之遺缺則由普勒扎布（Seeeterin Purejav）接任；此次會議中並解除了都格蘇倫（Tsaganlamyn Dugersuren）所任偽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及書記之職，而由偽蒙大人呼拉爾（蒙古語「會議」）選舉為偽蒙副總統，並通過魯布桑拉布丹（Luhsanrabdan）為接任其遺缺之人④。

一九七二年六月間的偽蒙古人民革命黨第三次全體會議應拉姆蘇倫（B. Lhamsuran）之請辭，而代以齊密德（D. Chindorji）為中央委員會委員⑤。

最近兩年，偽蒙政府方面的人事亦稍有變動，根據偽蒙古消息報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五日的報導，偽蒙古大人民呼拉爾於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一日頒布命令，任命邁達爾（D. Madyar）為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並任命魯布桑貢布為偽部長會議副主席。到了一九七二年六月、七月間偽大人民呼拉爾主席團又頒布一連串的任命消息，命魯布桑（Somyn Lubsan）去偽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之職⑥，並於六月三十日任命偽蒙古大人民呼拉爾主席團第一副主席⑦；七月十七日任澤別克密德（Dondogyn Tsebgmid）教授為偽部長會議副主席⑧以替代彭查克羅諾布（Tsevegjavyn Puntsgnorb），已被派駐聯合國⑨；並任多爾濟郭多布（Dunjmagiyin Dorjotob）為偽商業生產部部長⑩。

自一九七一年六月起的偽黨人事組織上的變遷，是值得注意的，因為它是自一九六五年以來的第一次大變動。澤登巴爾曾在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偽黨全體大會上報告說：「……有許多部門未能完成其工作目標，一九七〇年，有八七二、〇〇〇頭牲畜由於疾病及人為的疏忽而死亡；因此必須保證够資格的領導人物以及剔除黨員的缺點……」，他又指出：「畜牧業為本國經濟最落後的一環，屬於合作社人員的牲畜較之集合放牧生長得快，而後者有生長減退現象，此為不尋常的事……」⑩。此似可引證偽蒙人事之升貶，是為提拔新人以掌握重要的國策，特別是工農業的產量方面。連帶的使人想到偽蒙中央委員會被淘汰的十三名委員中，有二人是中央工業合作會議主席，以及森林及木材工業指揮部主席，他們之被罷黜似與失職或工作效率不高有連帶關係。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夜間原偽蒙古大人民呼拉爾主席札·桑布（Jansangiyin Sambu）因肝病死亡⑪後，迄今半年有餘，其偽總理一職仍舊懸缺。三月間偽蒙古大人民呼拉爾主席團任邁達爾為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造成從來未有的現象——在澤登巴爾之下有二個第一副主席。直到六月底召開大人民呼拉爾會議時，由於澤登巴爾的大力推薦，選舉魯布桑為偽蒙古大人民呼拉爾主席團第一副主席。以此證之於一九六三年原偽黨第二書記，偽

大人民呼拉爾主席以及偽黨中央政治局及中央委員會委員——程德遭忌於澤登巴爾而被黜，並引進魯布桑為偽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可見今日魯布桑及邁達爾之提升絕非巧合，顯然是有意的安排。目前偽大人民呼拉爾主席團主席一職仍懸缺，但在適當時間，以澤登巴爾個人的背景及權勢，躋上偽蒙古大人民呼拉爾主席之高位非為不可能。

## 貳 外交與軍事

偽蒙雖於一九二四年宣佈「獨立」，但並未能真正享受到主權所有的真正獨立國的權利，尤其在外交方面，他與各國間的關係，完全受制於蘇俄，因此偽蒙在獨立之初，就想爭取各國的承認，其目的不僅是要加強其「獨立」的地位，也是想要減輕來自沙皇政府的壓力。

一九七一年六月七日——十一日的偽黨大會上，澤登巴爾重申偽蒙之外交政策謂：「與蘇俄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協調、友誼、兄弟般的團結，是『蒙古人民共和國』政府及『蒙古人民革命黨』的外交政策基礎」⑫。說明偽蒙之外交政策是與蘇俄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息息相關。

一九四八年與「北韓」建立國交，這是除蘇俄以外，第一個與偽蒙建交的共黨國家，偽蒙不僅和其他共黨國家交往，並致力於謀求與非共黨國家建立關係。印度於一九五五年與之建交，這是與非共黨國家建交的首創紀錄，然此舉與印度及蘇俄間之關係，不無有關。截至目前，與偽蒙締結邦交的國家已逾六十個。一九七一、七二兩年內相繼與偽蒙建立關係的有荷蘭（一九七一年二月），索馬利（一九七一年三月），智利（一九七一年六月），比利時（一九七一年七月），馬來西亞（一九七一年九月），阿根廷（一九七一年九月），尼日利亞（一九七一年九月），日本（一九七二年二月）以及澳洲（一九七二年九月）等九個國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蒙」的建交，雖然早於一九六一年十月日本已承認偽蒙（當時日本是支持偽蒙的申請加入聯合國），而日「蒙」真正醞釀進行建交的接觸是始於一九六六年八月，歷時六年的建交談判，雙方終於在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九日於莫斯科舉行換文儀式而建立了外交關係⑬。日本之圖與偽蒙建交，基本上是藉加強與共產主義國家及中立國家的關係，以謀改善日匪關係，緩和北平對日本的強硬態度

⑭。此種意圖在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九日日匪達成建交目的上得到了證明。而偽蒙之突然放棄堅持甚久的二次世界大戰時日本對外蒙古造成損害的賠償要求，與日本建交，除經濟因素外尚含政治意義在內。自偽蒙與匪交惡後，全面倒向蘇俄，尤其是經援方面更依賴蘇俄，近幾年來進入偽蒙的外援總額超過十億美元，其中百分之九〇來自蘇俄，百分之一〇來自歐洲⑮。紐約時報特約通訊員John Scott在一篇報導中說到：「我聽到許多蒙古人說：『我們可由日本得到經濟及技術的援助，產生平衡的影響以抵銷蘇俄在蒙古的控制壟斷地位』」⑯。日「蒙」建交甫三日，偽蒙之三人貿易代表團就由蘇聯專程到達日本，此舉顯為蘇俄之授意。尤以團長即為偽蒙駐蘇貿易代表處首席代表孟隆，更足以表明此事係由蘇俄所一手安排。該團在東京停留三週，其間與「日本對社會主義國家貿易協會」締結一九七二年度之日「蒙」貿易協定。但按：日「蒙」貿易額一向微不足道，一九七一年雙方來往貿易總額僅八十萬美元，因此，該團之訪日，其政治意義顯多於經濟意義⑰。一九七二年九月間，為推進日「蒙」經濟合作，於九月十二日在東京舉行成立「日本、蒙古經濟委員會」⑱。這是偽蒙繼加入東歐經濟互助委員會（CEMA）之後的第一個與亞洲國家成立的經濟組織；也是日本首次對亞洲的共黨國家給予經濟合作。

截至目前，偽蒙仍未受到美國及拉丁美洲（除古巴以外）的承認，雖然美「蒙」雙方曾就建交事宜有過談判，然基於幾個因素而無結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中華民國堅決反對的嚴正立場（因外蒙古為我中華民國領土之一部份），另一原因則為蘇俄反對美國之出現烏蘭巴托⑲，而偽蒙的外交路線又一向是以蘇俄的馬首是瞻。

偽蒙與匪為政權的蜜月期間，匪曾以大批建築工人協助偽蒙的建設，「文革」發生，匪俄交惡，連帶偽蒙與匪關係亦告破裂，造成偽蒙全面倒向蘇俄。一九七一年六月七日澤登巴爾曾於偽蒙古人民革命黨十六屆大會上，對共匪有過嚴厲的譴責；但於同年八月二十四日匪僑新任駐偽蒙「大使」許文益却向偽蒙古大人民呼拉爾主席團主席桑布遞交到任國書⑳，這可說明偽蒙境內親匪者亦大有人在。而匪偽這項新外交政策的彈性對偽蒙的忠誠可能產生新的緊張。匪方最近給予烏蘭巴托新的經濟支援，很顯然的是企圖在偽蒙重得一些影響。但蘇俄已表明對這問題業經顧慮到了㉑。

今日之偽蒙古人民共和國

偽蒙除積極謀求與其他共黨及非共黨國家建立關係外，並致力於爭取各國的經濟及技術援助，以協助其經濟、文化建設。同時為鞏固其「獨立」地位，更不遺餘力的積極參加國際活動，據統計它積極參加的國際組織的活動共有六十多個㉒。

在匪、俄邊境衝突聲中，偽蒙一直就是匪偽的絆腳石。因為據「美國新聞及世界報導」雜誌稱：「一九六七年有二十六師俄軍駐紮在蘇俄領土以外的東歐，而駐紮在遠東的以及外蒙的軍隊祇有十五師。在東歐有三十一師俄軍，而和共匪對峙的俄軍，却有四十一師」㉓。時隔四年，據倫敦的戰略研究所稱：「蘇俄已沿它與共匪的邊境集結三十二師的兵力，並派駐一千架轟炸機。在偽蒙並專設有一個俄製雷達網，導航轟炸機，以防共匪。」蘇俄重武器之駐在偽蒙，就偽蒙之地理位置而言，它與匪核子設施和鈾礦的新疆省接近，若蘇俄機械化部隊由偽蒙進兵，再配合空中攻擊共匪核子設施，可在一次閃擊中被摧毀；另一方面偽蒙南部邊界，與中共重工業中心包頭相距不過二百哩，距離北平也只有五百哩，故匪俄一旦發生戰爭，蘇俄顯然處於優勢。是以匪俄衝突加劇，則偽蒙之地位益見重要，預料匪俄戰爭未爆發前，爭奪偽蒙之控制權，將成為匪俄尖銳鬥爭之一環。

偽蒙本身現有的軍備概況，據有關方面透露：三軍總兵力為二九、〇〇〇人，陸軍二八、〇〇〇人，步兵師二個，他們是受蘇聯紅軍訓練及裝備的。擁有T—三四中戰車四十輛，T—五四、T—五五中戰車一〇〇輛，SV—一〇〇驅逐車十輛，BTR—六〇裝甲人員運輸車四十輛，BTR—一五二有五十輛，另配有一三〇糧及一五二糧榴彈炮若干。空軍有一、〇〇〇人，無戰鬥機，主要任務為支援陸軍，聘有大批蘇俄顧問，擁有運輸機AN—二及IL—一四及AN—二四共三〇架，教練機YAK—一一、YAK—一八及MIG—一五等以及直昇機MI—一和MI—四共十架，另有SA—二防空飛彈一營。民兵有一八、〇〇〇人，稱為安全警察。國家總生產量，一九七〇年時為六億三千萬美元，國防預算，一九七一年為九、〇〇〇萬圖格里克（以四比一計算，折合美金二二、五〇〇、〇〇〇元）。軍隊的預算由一九三九年直至II大戰後為百分之五〇以上，在經濟發展期間，削減為百分之二·六，最近的報告稱已增至百分之七。此數目字的增加，歸之於匪俄間之衝突結果。

## 叁 工商與農牧

僑蒙自一九四八年實施經濟建設計劃以來，歷經四個五年計劃，一個三年計劃。一九七三年是邁入第五個五年計劃的第三年。如果說今天僑蒙在經濟上有些微的進步，那麼該歸於蘇俄及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而這些援助却是基於政治利益而來的。莫斯科對於僑蒙已經做了五十年的投資，相信爲了其政治陰謀，這種經濟上的援助仍將繼續而來的。

僑蒙外貿部部長奧其爾(Y. Ochir)曾說：「目前蒙古同二十多個國家的二百個公司進行貿易，同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佔總貿易額的百分之九，其中同「經互會」國家的貿易，佔蒙古對外貿易總額的百分之九五以上……蒙古同這些國家，簽訂了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五年間的相互供貨和食品協議……」<sup>26</sup>。又據 Foreign Affair 雜誌報導：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年間蘇俄及東歐國家對僑蒙的經援每人每年約二百二十美元，與一九七〇年美國給予越南人民的經援每人三十六美元<sup>27</sup>的比較，相距高達六倍以上，這可以說明僑蒙經濟前途與蘇俄及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是息息相關的。

僑蒙經濟仍以農業佔主要部份，其次爲工業、商業、建築業及運輸業。如以物質生產總值來加以統計，農業係佔百分之七十，工業佔百分之十三，商業佔百分之七，建築業同運輸業均佔百分之五。近年來，雖仍維持力求由農業經濟達到工業經濟的早期目標。一九七一年六月僑蒙古人民革命黨第十六屆大會通過第五個五年計劃，其重點仍在於使國家工業化。但由於僑蒙經濟已完全俄化，莫斯科需要的是肉類及畜產品，因此蘇俄對於僑蒙的投資指向發展畜牧業，在第五個五年計劃中，蘇俄對僑蒙的援助，百分之三〇以上是投向農業，特別是牲畜的飼養<sup>28</sup>。蘇俄更利用僑蒙的三百多個「農業合作社」、「國營農場」控制僑蒙整個的農業，奴役和剝削僑蒙二十多萬的農民。

僑蒙本身由於一九六八年的天災加上人爲因素，耗損了四百萬頭牲畜，使牲畜數字不及二千萬頭，造成一九三一年以來的最低水準。一九七〇年又由於疾病及人爲的疏忽，死亡八十七萬二千頭牲畜。因此僑蒙古人民革命黨第一書記、部長會議主席澤登巴爾指出：「畜牧業爲該國經濟最落後的一環，在

僑蒙古人民革命黨第十六屆大會上，澤登巴爾並提到新五年計劃中，百分之三五以上的投資額將分配到農業生產方面，在此階段中，投資總額爲五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圖格里克（僑蒙幣單位，四圖格里克相當於一美元），其中一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圖格里克分配到工業發展方面，一九〇、〇〇〇、〇〇〇以上圖格里克用在農業，……計劃至一九七五年增加牲畜頭數至二千五百萬頭，較一九七〇年的二千二百六十萬頭增加了百分之十一……<sup>29</sup>。新五年計劃之農業發展項目中，預計幼畜的產量，將增加百分之六〇，灌溉的草地將增加，興建二萬一千個新畜舍，勞動力亦將機械化。僑農業部門高階層會議第一副主席魯布桑多爾濟(S. Jubsantorj)在僑蒙「黨生活」雜誌上爲文「新五年計劃的蒙古農業」，談到農業投資額的百分之七〇，是針對着加強牲畜飼養的物質基礎<sup>30</sup>。僑國家計劃委員會第一副主席索德諾姆(D. Sodnom)在一次受訪問中，也指出有五萬名以上年輕男女將被分派到農業生產部門，並將訓練三千名左右受有中、高等教育的專家<sup>31</sup>。由此可見，僑蒙之農牧業仍佔重要地位。不過由於想達成「工——農業化國家」的目標，農牧業還是多少受到影響。譬如：一九七〇年有二千二百五十七萬四千九百頭牲畜，但仍少於一九三〇年的數字。一九七一年僅增加十萬頭，即一九七五年的二千五百萬的目標，仍較一九四〇年的數字爲少<sup>32</sup>即可說明。

去（一九七二）年四月間，僑蒙古人民革命黨中央委員會，作出一項決定在今（一九七三）年十一月間，召開基層黨組織書記全國會議。會中將聽取和討論「提高基層黨組織對完成經濟任務、組織和教育勞動集體方面應起的作用」的報告。僑黨中央還通過了這個會議籌備工作計劃。這項計劃的內容概要是：研究和總結國民經濟及文化部門基層黨組織的工作經驗……」。由此說明僑黨工作目標仍指向經濟方面。

畜產品雖仍爲僑蒙輸出的主要項目，然而輕工業、食品工業及礦業產品亦逐漸增加中。今輕工業及採礦工業已佔僑蒙貿易總額百分之四十<sup>33</sup>。新五年計劃期間，在工業產品增加的基礎上，將增加出口額和輸出品種類，供出口的新產品當中，除了肉罐頭、羊毛、皮毛工業製品外，還有鑽石和錫、皮革製品、木材加工工業材料、肉類和乳汁品的出口量，將顯著增加<sup>34</sup>。這些物品的輸出主要以「經互會」成員國爲主要對象。這是蘇俄及東歐其他

社會主義國家繼剝削僑蒙農業經濟後，又想出的另一個置食僑蒙的新方法。因為僑蒙地區礦源豐富，利用價值特高，因此這班以蘇俄為首的共產國家，以利誘僑蒙於一九六二年六月六日加入了蘇俄為控制東歐附庸國的經濟而成立的「經濟互助委員會」，一九七一年七月「經互會」第二十五次會議上，通過了「社會主義經濟一體化綜合綱領」，其中有一重要項目，就是冶金、機械、電子、化工和其他關鍵性部門，實行國與國之間的協作，在動力和開發礦產方面開展合作<sup>③</sup>。在此以「讓經互會國家發展水平，逐漸接近和拉平」為掩飾的巧言下，「經互會」國家「協力合作」在僑蒙地區進行地質勘察，並決議利用露天方法開採僑蒙之煤礦、瓦斯及石油。據一九七一年八月的資料透露，「經互會」國家在僑蒙開採了十億噸資源的磷鈣石礦，蘇俄專家協助在僑蒙開採了大約四百個礦水；匈牙利專家協助打了三千多個井；捷克地質學家們一起開採了銅鉬大礦床；東德與僑蒙合作開採了石棉和金礦床；保加利亞的地質勘察工作開採了石膏、製玻璃的沙礦床等。這無非是為着滿足「社會主義大家庭」對於礦物原料的長期需要。此外僑蒙又在這些國家援助下興建地毯廠、木材加工廠、磚廠、水泥廠、皮革加工廠、皮件廠、發電廠、血清製藥廠、肉品聯合工廠。尤其是蘇俄，自一九四八年起，即以協助僑蒙超越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名義，不斷給予「經援」，陸續在烏蘭巴托、蘇哈巴托、達爾汗以及喬巴山等地區興建了一系列的大型工廠（如：選礦工廠、電站、機器修理、輕工業同食品工業以及木材加工等工廠），在一九七二年俄「蒙」雙方的經濟合作協定書中，又載明蘇俄將為僑蒙建築十八個大型工業企業，此外蘇俄並將從技術上幫助僑蒙建設三十七個項目<sup>④</sup>。

一九七一—一九七五年僑蒙經濟發展的基本指標，以一九七〇年一〇〇為基數，國民收入為一三〇—一三二；工業總產值為一五三—一五六；農業總產值為一二—一二五。勞動人口亦比一九六六—一九七〇年迅速增加。在這新五年計劃中，其預定的基建投資額共為五十三—五十五億圖格里克。這說明僑蒙的經濟是逐漸在進步中。但僑蒙經濟之取得進步，是要付出不少的代價。即以蘇俄為例，其每年輸出機械、原料與僑蒙，以換取農畜產品，自無必要協助僑蒙工業發展，但由於僑蒙是蘇俄在亞洲成立的第一個共產附庸，它想借助僑蒙之逐漸走上工業化，作為它對外宣傳的工具；另一方面，匪

俄無休止的衝突中，蘇俄利用僑蒙之特殊地位，不僅就近供應其在邊境軍隊之糧食所需，並利用發展僑蒙的工業，作為其軍備之直接補給基地。蘇俄為逞其政治及軍事野心的投資，可說是已達到收取源源不絕之生息的目的。

## 肆 教育及其他

在「經互會」國家「協助」下，興建的一些工廠、企業生產部門，刺激了僑蒙培養、訓練各種專業人才及工人。目前，僑蒙將學制改為小學三年，初中五年，高中兩年，延長初中教學年度<sup>⑤</sup>。在高等及中等學校裏，除日間部外，均注重夜間部及函授部的設置，若干高等學校，現設有先修班，招收在生產部門，已經就業的青年補修，以作為進高等學校的準備。這一方面是為了提高學生的普通知識和勞動知識，使其達到蘇俄和其他國家學生的水平，以便於繼續發展同兄弟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文化合作，另一方面在學校裏擴大了傳授技術和農牧業知識小組，以提高學習專業的積極性，同時也加強了學校的僑蒙古革命青年團組織和僑少先隊組織的任務。

僑蒙在第四個五年計劃期間，增辦了不少學校，一九七〇年一年內，新建了十七所小學，十九所七年制中學，一所十年制中學和美術學校，與此同時在高等院校裏開了好幾個新的專業系。目前共有五百五十二所幼兒園和托兒所，五百二十一所普通教育學校，十九所中等專科學校，近二十所技術學校<sup>⑥</sup>。以烏蘭巴托之僑蒙國立大學為例，一九四二年成立之初，招生一百名，今該校學生已達六千餘名，包括二十餘位外國學生，共有十個學院，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工程以及語文。據有關資料透露，一九七一年初，每六個蒙古人就有一個人入學受教育，截至一九七一年底，全國有二十八萬九千九百人求學，其中二十六萬人在一般的學校，一萬一千一百人在技術學校，八千五百人在高等教育機構，由教育機構畢業的人數與一九七〇年比較，增加了百分之三·六—廿五·八<sup>⑦</sup>。目前，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十三至四十九歲的國民有四年級的教育水準。一九七二年有一萬五千五百人就讀於三百所短期、季節及夜間學校<sup>⑧</sup>。由此可以看出僑蒙當局為配合發展其經濟，對於教育事業已漸加注意。

半個世紀以前，十五名蒙古青年赴蘇俄留學，首開該地區出國留學的紀錄，迄今，一百五十所蘇俄學校，已為僑蒙培養出一萬五千名蒙古專門人材

⑳。以往偽蒙學生只有留學蘇俄，今據蒙古消息報稱，到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尚有二千六百人。在捷克一地的留學生已有二百五十多名㉑。偽蒙大眾教育部副部長喀森(D. Galan)稱，一九七二年出國學習的人數又增加五百五十人㉒。截至目前，雖未見到留學英、美地區的資料，但難料最近的將來不會出現紀錄。

過去偽蒙婦女，非常保守，今受到世界上伸張女權運動的影響，首先受到注目的是婦女關心政治，在一九六六年偽蒙古人民革命黨的女性黨員只占全部黨員的百分之二一·四，到一九七一年增為百分之二一·六。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八日偽蒙地區第十屆人民地方呼拉爾選舉，選出的代表，女性有四千零五十六人，占百分之二八·五。直隸於偽部長會議之下，並設有「蒙古婦女會」，一九七二年八月間亞非國家婦女第二次代表會議曾在烏蘭巴托舉行。這說明偽蒙婦女地位漸受重視，但是基於時尚之所趨？抑另有作用？則不甚瞭解。

偽蒙地區，待遇最高的是學者，依次為醫生、工程師、作家。一個大學畢業生每月收入約四百八十圖格里克㉓，但在消費方面，基本的日用品，如：茶杯每個二點五圖格里克，垃圾箱每個十八圖格里克，毛巾每條十一圖格里克，電燙斗每個四十圖格里克㉔，可看出偽蒙地區物價之高昂。有鑒於此，偽蒙部長會議及偽黨中央委員會在新五年計劃期間，計劃在國家生產方面增加農業合作社之工資額百分之四〇至四五；降低某些物品之零售價格，減少稅徵。

近年來，偽蒙在世界衛生組織及蘇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援助下，醫藥衛生已漸有進步，依一九七〇年之統計，每一萬人有九四·三張病床，每五百六十人有一位醫生㉕。偽蒙衛生機構與世界衛生組織已合作十年，自一九六三年就受到該衛生組織之援助。自一九七一年開始有一名世界衛生組織人員在偽蒙工作，並且偽蒙在其支助下，有二百名以上的醫生及教師在國外接受訓練㉖。

依照偽蒙大人民呼拉爾的指示，四個孩子以上的母親，可得到政府的贈款，以達到兒童十六歲為止（過去是到八歲為止），五個孩子的母親，依照新指示，每年可領取三、一五〇圖格里克（約八百美元）的贈款㉗。偽蒙如此獎勵生育，可說是全世界呼籲家庭計劃，節制生育聲中之逆流，亦可說明

偽蒙地區人口稀少的事實。

## 伍 結語

匪俄雙方為了滿足彼此永無休止的政治、軍事野心，短期內，匪俄邊界之衝突難望和解消弭，偽蒙之戰略地位因而日益重要。更由於雙方都想籠絡偽蒙，以求地利之便，相繼對其支援施惠，造成偽蒙在匪、俄矛盾中，坐收漁人之利。因此偽蒙在經濟、教育、醫藥方面皆有顯著的「發展」。但由於俄軍進駐偽蒙，所給予偽蒙之刺激及壓迫，是否會造成蒙共之所謂親「華」暗流，頗值注意。另一方面，偽蒙自加入「經互會」後，受到東歐國家之支助，已無須仰賴匪之經援，匪今後與偽蒙之接近將施用何種計謀、手段，亦足以令人注目。

附註：

- ① 偽蒙古消息報一九七一年三月一日。
- ② 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二日莫斯科廣播。
- ③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72.7.15
- ④ 偽蒙古消息報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四日。
- ⑤ 偽蒙古通訊社烏蘭巴托一九七二年六月廿七日電。
- ⑥ 偽蒙古真理報一九七二年七月一日。
- ⑦ 同註六。
- ⑧ 偽蒙古通訊社烏蘭巴托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八日電。
- ⑨ 偽蒙古通訊社烏蘭巴托一九七二年六月十六日電。
- ⑩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72.9.30, P.27-28。
- ⑪ 偽新華社烏蘭巴托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二日電。
- ⑫ Pravda, 1972.4.3.
- ⑬ 中央日報，六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 ⑭ 星島日報，六十一年二月十三日。
- ⑮ 每日新聞報，六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
- ⑯ Manichi Daily News 1972.2.4.
- ⑰ 星島日報，六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 ⑮ 星島日報，六十一年九月十二日。
- ⑯ Handbook of Mongolia Area P. 252.
- ⑰ 美國紐約時報，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一日。
- ⑱ 僑新華社北平六十年八月廿五日電。
- ⑲ Henry S. Bradsher "The Sovietization of Mongolia" P. 552
- ⑳ 莫斯科華語廣播，六十年十一月三十日。
- ㉑ 莫斯科華語廣播，六十年十月四日電。
- ㉒ 美聯社華盛頓六十年十月四日電。
- ㉓ 莫斯科華語廣播，六十年八月十九日。
- ㉔ Henry S. Bradsher "The Sovietization of Mongolia" P. 547
- ㉕ 同上註。
- ㉖ 僑蒙古通訊社烏蘭巴托六十年六月七日電。
- ㉗ 僑蒙古通訊社烏蘭巴托六十年十一月十七日電。
- ㉘ 僑蒙古通訊社烏蘭巴托六十年六月十日電。
- ㉙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972. 3. 25.
- ㉚ 僑蒙古通訊社烏蘭巴托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九日電。
- ㉛ 莫斯科華語廣播，六十年八月十九日。
- ㉜ 莫斯科華語廣播，六十年六月二十四日。
- ㉝ 莫斯科華語廣播，六十年一月九日。
- ㉞ 僑蒙古消息報，六十年九月十八日。
- ㉟ 僑蒙古消息報，六十年一月一日。
- ㊱ 僑蒙統計管理局之報告。
- ㊲ 僑蒙古通訊社烏蘭巴托一九七二年四月廿五日電。
- ㊳ 莫斯科華語廣播，六十一年十一月廿九日。
- ㊴ 僑蒙古消息報，六十年八月廿八日。
- ㊵ 僑蒙古通訊社烏蘭巴托一九七二年八月廿三日電。
- ㊶ 旅遊蒙古記實。
- ㊷ 同上註。
- ㊸ 僑蒙古通訊社烏蘭巴托一九七二年二月四日電。
- ㊹ 僑蒙古通訊社烏蘭巴托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一日電。
- ㊺ 僑蒙古通訊社烏蘭巴托一九七二年一月卅一日電。

今日之僑蒙古人民共和國

自由中國唯一學生大報

# 中國學生報

是學生的良師。是老師的良友

有七十年歷史

每週出版七種版

升大學自然版	升大學社會版	升高中五專版	高二版	初二版	高一版	初一版
--------	--------	--------	-----	-----	-----	-----

不管你過去讀什麼學校，程度好壞，只要你從現在起認真閱讀本報，保證你會考上大學高中（以前各期可補）

全年優待180元 半年102元  
 郵撥戶2144號 門市台北市成都路二號  
 訂報電話 317301 · 376027